



明代大理石屏考

蒋晖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蒋
晖
著

明代大理石屏考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大理石屏考 / 蒋晖著.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474-2320-2

I. ①明… II. ①蒋… III. ①大理石—鉴赏—中国—明代—
图集 IV. ①TS933.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8880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h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85毫米×260毫米
16印张 2拉页 92幅图 180千字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1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收藏

前言

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藏书楼，满目缥緲的秘境里，书橱疏阔，边上摆一张书案，一架大理石屏虚空而立。黑白分明的石面上，一只苍猿正望月吐纳，云气升起在深山翠谷，山脚下，一线白浪珠玉飞溅，远远望去石屏似乎染了一层雾气……大理石屏风，真是令人着迷的一件物事。

明清士人重宋元古画，而大理石屏，以天然画石嵌装为屏具，滇南万里而来，在明代属贵重珍罕之物，即使将其视作一种家具，以大理石屏的“无用之用”，大约也只能算“玩物”“清供”，虽低调，却更为矜贵。一座黄花梨镶黝黯乌木山水纹面的大案，主人可能只为摆放一座石屏。

江山万里，浓缩一屏，皴擦点染，黑白分明，白云从石头内部升起，东方神秘美学的境界，物化为文人书斋日常之器。纤尘不染的空间里，画境随着光线发生微妙变化，那是故意打磨得微微凹凸不平的云母质颗粒在闪烁，汉代宫廷里云母屏风的奢豪，竟然十足书卷气。

为大理石屏配置合适的器座，考验工匠的耐心，明代早期大理石屏，制式简洁素净，朴拙的做法，正为凸显石画之美。往往只有素朴的线条，含蓄至简，才衬托得起它的素雅云气，传统赏石器座之雕凿繁缛，灵芝卷草虽用紫檀衬托，时光打磨到蕴藉无华，毕竟无法承载石头上的米家烟云的出尘，



宋 米友仁 《潇湘奇观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大理石屏象物成景，天然图画，以云山意象为最高等级。周密《云烟过眼录》：“（乔笈成）藏有一石屏，其上横岫，石如黛色，林木蓊然，如着色元晖画，莫知为何石。”周密第一个发现了坚硬的石头与柔软宣纸之间的某种关联，将天然石屏喻为“米家山水”，在二者之间第一次建立起这种联想。石与画，以及米家山水独特技法所晕染烘托出的图景意象，将深刻影响后世赏看石屏的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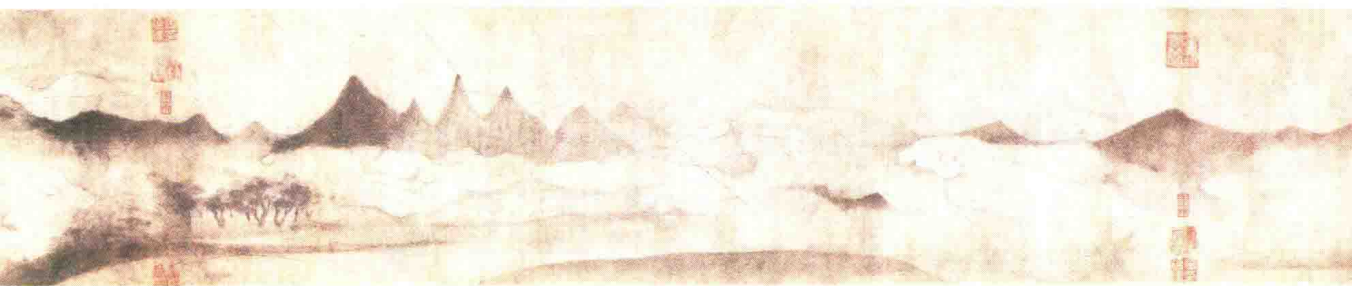
墨色淡到恍惚。

宋代文人开始赏玩天然画石，并将其当作文房雅玩，欧阳修、苏轼等人钟爱为砚台遮风的“石屏”，可惜，他们都不曾见到出自点苍山的大理石。“米家山水”在天然奇石上完美呈现、不可思议的象形之美，属于李日华、文震亨的时代。李日华看到了点苍大理石“与阴阳通”的玄妙，岂止江山如画？

真赏斋内，绛云楼头，凝霞阁里，味水轩中，大理石屏与三代古铜器、古砚、成窑、宋版并重，“时玩”“摹古”之物，俨然晋唐墨宝，匹敌汉玉隋珠，与古董奇珍相抗。云南与中原交通险阻，大理石屏名贵几埒宋元古画，寻常人家等闲无处可寻。

成化年间，吴中顾元庆，将宋代林洪《文房图赞》总结的十八件器物，照“文房十友”架构重新排序，第一次将“端友”，亦即石屏，赫然列为“十友”之首！

至此，大理石屏取代了林洪文房排序第一的“毛中书”（笔），在诸多书斋器物中，被提升至最高等级。古人著述，必用毛笔，也是书房中最核心之物，在文房器物中，笔列名居首，林洪的考量非常准确，其所隐喻的“书写”——“著述”功能，至顾元庆时代，一转而为书斋清赏石屏，推重其隐喻的“观看”——“观想”意蕴，文人没有完全放弃“秉笔直书”，但乐于遥



看“江山如画”，其中况味，意味深长。

与明代宫廷、官署之内陈设的大型座屏不同，大理石屏多为插屏，陈设桌案几间，没有视觉遮挡或分割空间的“实用功能”，纯粹以美示人，恰因这“无用之用”，赋予大理石屏超迈脱俗的位置，卓然自立。

澹然冰雪姿，讵能混流俗。

明代江南风气，富裕之家无倪云林，不足称世家。

明代文献中大理石屏消费、馈赠记录，其中多数来自江南地区显宦、文士，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明代中期以来，漕运顺畅，江南经济繁荣，书画收藏大热，世风奢华。南、北两京高官，江南文士，能从距离中原万里之遥的云南，获得一具被慧眼选出的上等“石屏”，并获得为之品评题铭的机会，事关受赠人的地位，是世俗身份与文化权力获得的双重肯定。如柯律格所述，在明代艺术品市场，社会群体通过对奢侈玩物的获得追求“身份认知”，《金瓶梅》中西门庆不惜重金从显宦旧家购买大理石屏，恰印证了这一观点。拥有这一最新被创造出来的“时玩”，馈赠与获得，皆可彰显彼此风雅与地位。世论严嵩贪鄙，《天水冰山录》抄家账册有数量众多的大理石屏，属不得折价变卖、必须缴入内库之物。换个视角，考量严嵩身份、经历，正合“权贵”与“士人”的双重标准：

严嵩早年入翰林，文章养望，一度退隐林下后，多与清流往来；晚年出山，权倾天下，总结其一生经历，前后集“清”“贵”于一身，终以贪墨结党失宠而败，相府里大量大理石屏尽数输入皇宫，可发一浩叹……

文人爱石，岂止一米颠？

张岱见一奇石，大呼“岂有此理”。爱石成癖如张岱，遍查其诗文著述，斋中多奇石、怪木、竹器、珍奇，且多有铭记，独不见大理石屏，此亦一咄咄怪事！

张宗子不及见之，亦一大恨事耳！

目 录

第一章	明早期	1
一	格古寻石	1
二	杏园雅集	11
三	鹦鹉贡屏	20
四	贵重礼物	29
第二章	弘治	35
五	两面石屏	35
六	同年图卷	41
七	蒙山石屏	46
八	三十三屏	52
第三章	嘉靖(上)	58
九	禁采撤镇	58
十	沐府之藏	62

十一	醒酒石辯	66
十二	升庵长歌	70
十三	慈宁新宫	75
十四	俨山屏铭	80
第四章 嘉靖(下)		87
十五	流行礼物	87
十六	真赏陈列	93
十七	罢石屏疏	101
十八	所宝惟石	109
十九	冰山春色	114
第五章 万历(上)		123
二十	五色氤氲	123
二一	书斋之友	131
二二	屏铭镌刻	140
二三	梅花巽字	147
二四	神移目骇	152
二五	神宗好货	158
二六	凤凰之谜	164
第六章 万历(下)		170
二七	百金论价	170
二八	味水轩里	179
二九	墨华阁上	185
三十	霞客万里	193

三一 长物文本	199
三二 梅颠道人	210

第七章 万历以后	215
----------	-----

三三 天启四年	215
三四 皇极八屏	223
三五 画上石屏	229

桃花源(代后记)	238
----------	-----

说 明	243
-----	-----

第一章 明早期

一 格古寻石

云南大理，汉代叶榆故地，唐代为蒙氏所据，与吐蕃抗衡，天宝时大败唐军，建立南诏政权。后段氏兴起，建大理国，云南与内地脱离以至隔绝，前后凡三百余年，直到南宋宝佑元年（1253），忽必烈奉元宪宗命率军入云南，至元十一年（1274）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洪武十五年（1382），傅友德奉旨长驱云南，攻克大理，朱元璋养子沐英留滇封西平侯，沐氏家族从此世代承袭，镇守云南。

大理地区，儒释道三教共存并祀，风土清嘉，苍山洱海风景如画。但在明初，仍属极边之地，风物迥异内地。朱元璋曾多次将犯过宗室徙封、流放于此以示惩戒，如靖江王朱守谦，废居凤阳七年后，洪武十九年（1386）复爵，封于大理，以戴罪谪镇。永乐二年（1404），朱棣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同日封朱高煦进汉王，封国云南，深为不满的朱高煦抗命曰：“我何罪，斥万里！”始终未就藩。洪武三十一年（1398）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伊始，就藩开封的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橚，遭次子朱有燭举报谋逆，朱允炆派李景隆逮捕朱橚，削周王爵贬为庶人，举家徙往云南，唯独朱有燭举报有功，于建文四年（1402）受封汝南王。同年朱棣入南京，改元永乐，复封朱橚为周王，朱有燭为其父所恶，遂徙封到云南大理。



元刻《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
大元混一图·大理路》

朱有燭诬告生父，朱棣当亦深恶之，流放大理期间，心情忐忑而故作从容，写有《无为寺记》，兹录全文：

叶榆多名山，紫城西北，有曰银溪山者，盖苍山名峰之一。其麓有溪，出自峰之北崦，其阔约二十弓许，东流入洱海。寒泉冽，可饮可濯。时雨乍晴，飞澜走湍，泠然可听。溪之旁多秀石香草，翠肌而玉脉，碧叶而金花，好事者往往取为轩窗之玩。由溪而入，榛莽蒙翳，路若穷然，思欲回履，忽闻绝壁峭崖之间有人声，知为幽胜之所。遂披藤扞萝，且歌且进，历幽壑、蹑石蹬，翛然若飘浮蹇腾，则身已在万顷云上矣。流盼容与，愈进愈佳，松涛响空，兰气袭人，乃忘其向之疲也。

行可数里，两山豁然，奇峰叠出，中有龙象之宫。数缁衣导予以入，烧枯松，煮寒泉。有名龙苑庵者，构于风篁云木之杪，海霞鸟云来吾目中，天风虚岚牵衣萦发。予即床跣趺对僧无语，不觉时移而夕阳在木末矣。

予乐安佚爱清洁，故身髫岁已抱尘表之想，以时多乖，不克即遂。重蒙伯父皇上拯予于万死之中，置之极安之地，心怡身荣，故得据此胜事，亦足以愜素怀。譬池鱼笼鹤，游泳翱翔于巨壑青冥，向之所谓洁清者，其或庶几乎！噫，兰亭不遇右军，则修竹芜于荆棘，清流混于污池矣！是峰也，使予不记其梗概，则山川秀气湮没于遐陬，将来岂不为云林之愧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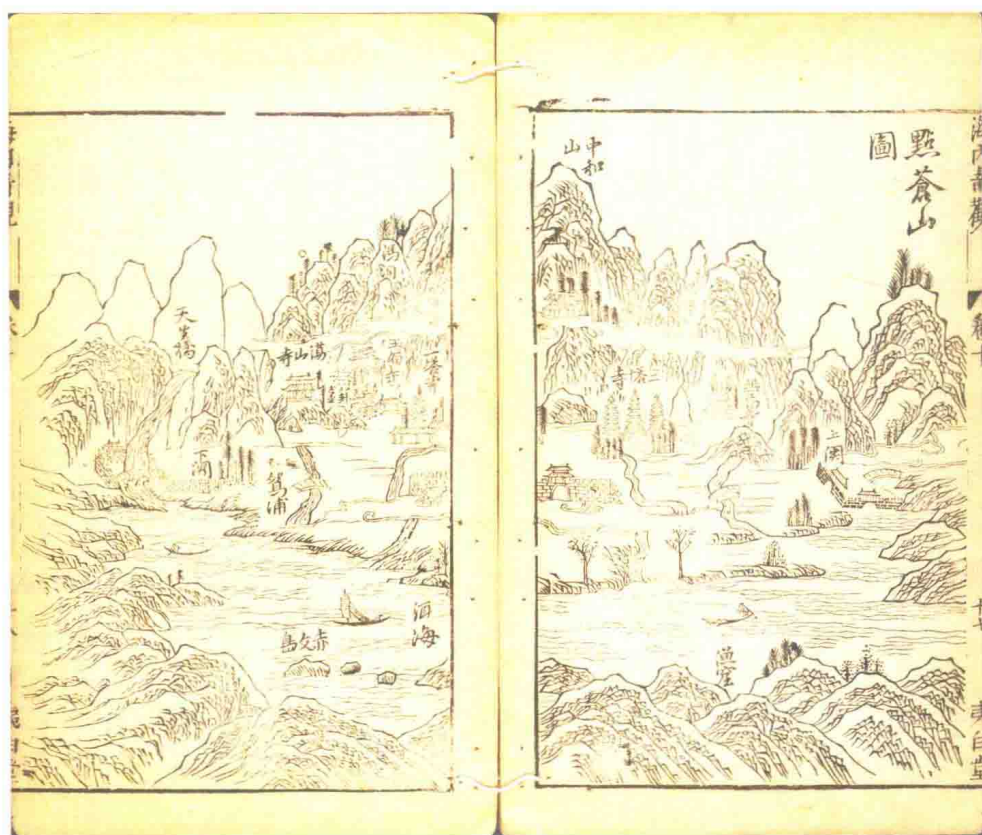
唐代始建的无为寺，位于点苍山兰峰东麓，是大理最古老的皇家寺院，天竺僧人赞陀崛多传密教于南诏，在此结茅修行，后封为国师，讲述《楞严经》。大理国第二代帝王段思英逊位出家，修大雄宝殿等建筑，是皇帝大臣出家圣地。朱有燭徙封大理后，不免会有“万死”之惶恐〔朱有燭后于宣德三年（1428）以罪削爵，封国撤除〕，常来

无为寺中听法。《无为寺记》记“溪之旁多秀石香草，翠肌而玉脉，碧叶而金花，好事者往往取为轩窗之玩”句，值得推敲。

曩见有引此段文字，论作采取溪边奇石作轩窗之玩的说法。细察其文，“翠肌而玉脉”“碧叶而金花”，恐非形容溪边奇石或水中卵石，而是对香草奇花的描画。苍山植被丰富，多山茶、杓兰、大理百合、苍山鸢尾等奇异花卉，尤其各类野生杜鹃、凤仙花、报春花，是苍山特有名贵品种。朱有燧注意到溪畔奇石累累可玩，确是事实。

苍山采石始于唐宋，元代多用作碑碣、墓志，材质是云灰岩、汉白玉大理石。朱有燧所记，当地称白石溪，“白石”之名，其来有自。

点苍山十九峰，以中和峰为界，北有观音、应乐、雪人、兰峰、三阳、鹤云、白云、莲花、五台、沧浪、云弄诸峰，南为龙泉、玉局、马龙、圣应、佛头、马耳、斜阳七峰。十九峰四季苍翠，其间有十八溪夹涧迸涌，流入洱海，大理城山色环绕翠屏，



明刻《新镌海内奇观·点苍山图》

美不胜收。谢肇淛《滇略》笔下的点苍山，饶有风致，犹如幻境：

一名灵鹫山，在大理龙首龙尾两关之间，绵亘百余里，若屏风然；有十九峰，环列内向，峰各一涧，悬瀑而下，散入市廛村墅，东注于洱海；阴崖积雪，经夏不消，故亦名雪山，山腰时有白云，横亘如带。

白石溪，位于三阳峰、兰峰之间，溪水上游无为寺，在兰峰东麓，白族在此采石已有千年历史，最早采石用作房屋建造之柱础基石，亦称“础石”，出自周边海拔近三千米的采场。另据民国当地石工口述，自古以来，苍山采石场主要分布在苍山第八峰（三阳峰）至第十峰（兰峰）之间，自古称“础石库”，正指这一矿区。《苍山志》载，此地石品丰富，云灰石、苍白玉、彩花、水墨花大理石俱全。白石溪两侧开采历史最早，人称“老矿山”。有理由认定，朱有燭在大理时，仍属大理石开采初期，当地仅有云灰石、汉白玉等“白石”大理石开采，一般用于建材、碑刻，供人赏看的大理石屏，此时尚未出现。

曹昭撰《格古要论》，成书于洪武二十年（1387），体例仿照南宋赵希鹄撰《洞天清录》，分论古琴、古铜器、古画、墨迹、法帖、奇珍、漆器等，分门别类介绍鉴赏古物，也是明代第一部鉴古专著。^{〔1〕}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格古论要》，“异石论”收录灵璧石、英石、桂川石、昆山石、太湖石、竹叶玛瑙石、土玛瑙、红丝石、南阳石、永石、川石、湖山石、霞石、乌石、龟纹石、试金石、石琉璃、云母石共十八种，其中明确提到可以镶嵌制作屏风等家具的奇石，包括有竹叶玛瑙石、土玛瑙、红丝石、南阳石、永石、川石、湖山石七种。

1. 竹叶玛瑙石：花斑与竹叶相类，故曰竹叶玛瑙，然斑大小、长短不一，每斑紫黄色，斑大者青色多，性坚，锯板可嵌桌面，斑细者贵，斑大者不佳。有一等斑如米

〔1〕《格古要论》现存最早刻本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周履靖《夷门广牍》本，但此本存在疑问，详见后文。另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系根据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编修而来，此书来自孔氏世家藏书楼“奎文阁”。孔昭焕家藏本的版本情况已不可考。又，《文徵明年谱》，记嘉靖元年祝枝山手录徵明所藏《格古论》，跋云：徵仲先生翰墨妙天下，鉴赏高古今；然犹稽古不倦，博闻无已。一日，于秘阁中得《格古论》二卷，其中绘翰之事及珍玩之品，无不种种咸集，令观者一寓目间，无不洞如指掌，诚可作鉴赏者之至宝也。按“秘阁”所得《格古论》，或非已刻板流通之《格古要论》，而另为秘笈一种。

豆大者，甚可爱，多碾作骰盆等器，此石甚少。^{〔1〕}

2. 土玛瑙：出沂州，花纹如玛瑙，红多细润，不搭粗石者为佳。胡桃花者最好，亦有大云头花及缠丝者次之，有红白粗花者又次之。大者五六尺，性坚，用砂锯开板嵌桌面、胡床、屏风之类，又谓之锦屏玛瑙。

3. 红丝石：此石类土玛瑙，质粗不润，白地红纹路，无云头等花，亦可锯板嵌棋桌，大者五六尺，不甚值钱。

4. 南阳石：纯绿花者最佳。有淡绿花者，有五色云头花者，皆次之。性极坚细润，锯板可嵌桌面、砚屏。其石于灯前或窗间照之则明，少有大者。俗谓之硫磺石。

5. 永石：出永州，不坚，色青，上品有山水日月人物之像。多是刀刮成，非自然者。以手摸之，凹凸可验。紫花者稍胜青花者。锯板可嵌桌面、屏风，不甚值钱。

6. 川石：白地青黑花纹如山坡，性坚，锯板可嵌桌面、砚屏，亦少有大者。

7. 湖山石：青黑色，类太湖石，花纹与骰子香楠相似，性坚，锯板可嵌桌面。虽不奇异，亦少有。

以上七种奇石，均可用来镶嵌桌面，其中有四种，即土玛瑙、南阳石、永石、川石明确提到可以作为屏风、砚屏石材使用，而唯独没有涉及大理石制作石屏内容。

曹昭，字明仲，松江人，生卒年不详。据《格古要论》序所述，其父曹贞隐“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画、古琴、旧砚、彝、鼎、尊、壶之属，置之斋阁，以为珍玩”，曹昭“自幼性本酷嗜古，侍于先子之侧，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否”。曹昭自幼喜好鉴古，家学渊源，书内所采录详述四方异宝珍奇，足证其见识广博，“异石论”列举当时鉴赏家流行的十八种奇石，特意注明其中七种可为家具镶嵌。内又有四种可为屏风，无只言片语道及大理石，这种情况无疑证明当时大理石尚未被时人注意。王佐字功载，江西吉水人，生卒年不详。曾任刑部员外郎、主事。《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虽袭曹昭旧名，而内容倍增。自曹昭《格古要论》问世以来影响颇广，时隔七十多年后，限于作者当时所见，王佐对原书进行重新编校，意在纠正原书错漏之处，增益新发现的一些内容。天顺五年（1461）刻成的《大

〔1〕宋王柏有《竹石屏歌谢通泽》诗：“此非物之影，真是竹之形。遗梢坠叶积于土，土化为石竹自存。生物不随凝结变，请观琥珀与水晶。我疑此石生渭滨，土石变化岁一层。岁岁层层应万状，直欲尽磨翠壁铺作千亩帐。”宋代曾以竹叶石制屏，而明代无之。

明一统志》已有点苍山石制屏记录，而完成于天顺三年（1459）、现存最早刻本为天顺六年（1462）的《新增格古要论》，虽称“新增”，对照《格古要论》与《新增格古要论》“异石论”内容，共录奇石十九种，基本沿用曹昭所录，新增“不灰木石”一种，对大理石仍一无所记。相比曹昭旧本，王佐对奇石产地记述稍详，如永石产地“永州”改为“湖广永州祁阳县”，指出永石“今谓之祁石”的名称变化；土玛瑙产地“沂州”前增加“山东兖州府”五字外，“新增”本将“胡床”改为“几床”，一字之差，微妙反映当时家具演变、称谓的变化；“新增”本注明了川石产地为四川，亦为曹昭本所无。但是，王佐“新增”本亦存在问题，如将“不灰木石”误归为石类，南阳石条“五色云头”改作“油色云头”。

《新增格古要论》“异石论”中最具价值的“后增”部分，在“永石”条王佐亲历之事：

近得二片石。其大者四五尺，其山水、人物、鸟兽俨然如画，皆出自然，委非刮成者，今已嵌作春台屏风。近又见金陵朱士选^{〔1〕}侍郎家有一大屏风，四尺许，其上有三峰本佳，以药咬成，三峰相连，又以刀刮成，反不好看，信如前所云者，皆此类耳。五尺者绝少，小者最多。

这是目前明代文献中有关“永石”即今称“祁阳石”最为详细、生动的一则记述。祁阳石（號石）制作屏风历史悠久，《云林石谱》早有记述，自宋代起即制屏、制器作为赏玩。《新增格古要论》此条记述，包含天顺初年士人石屏审美崇尚尺寸阔大、画面天然、工匠熟练掌握点药改动石屏图案技术等明代祁阳石屏制作、赏玩演变信息。尤其“以药咬成”的记载表明，《云林石谱》曾记述过的人工点药、刀刮“美化”石屏技术，在天顺时期仍为工匠沿用。

〔1〕据《明代职官年表》，天顺朝前后担任南京六部侍郎朱姓者，有朱铨。考《正德江宁县志》，朱铨字士选，松江人，洪武中占籍江宁，族兄孔易以书法闻名，朱铨从之游，得钟王笔法。朱铨早年为郡庠子弟员，成祖时选写金经，事毕入翰林习书。宣德时以预修《两朝实录》授翰林侍书，改刑部升任郎中。英宗复辟，以三千金贿赂石亨，骤升南京刑部侍郎，为世人所讥，后改任贵州参政，不久称疾乞致仕归金陵。王佐生卒不详，生平资料罕见，考定“朱士选”身份，可补王佐生平。

而稍早的元末，吴兴钱震《记巫峡云涛石屏后》提到“川石”，亦可为屏：

……吾友高彬氏以轴之缥者谒予，言予尝得耳目之所睹，记有所谓川石屏者，洁若素练，左右木两章，枝干参错，木身微绀。一二采石坡陀际水右，映带远岫若在天外，绝类洪谷子荆浩笔。

客曰：凡吾所见，有若董北苑、僧巨然、陆道士者，嘻，扶舆清淑之气被于物，盘礴郁积犹足以为文，况形人而备万物之理，独不能自文乎？

蜀故多美石，九州之名山川寓形若此类者，众矣！惟其不为赏鉴者所采，往往不世见。是石也，遇其人而又假诸文以传，兹非其幸与。石韞山川之文，以之而凝巫阳、终南、庐阜可也。或者以为若董、若巨、若陆者，人假物乎？物假人乎？必有能辨之者。

川石之外，犹可注意者为南阳石，《格古要论》所描述的这种绿色花纹石，与存世若干明代绿石屏风石材高度相似，绿色石芯与黄花梨框座组合，色彩古艳，存世数量较明代大理石屏为多，用作镶嵌桌面者亦偶有所见。

《新增格古要论》不曾论及大理石，更不谈屏风制作问题，证明大理石屏问世不久，远未被内地士人所了解，更不可能成为石屏赏玩的主角，祁阳石仍是当时石屏消费主要品种，价格不高。

稽考元末明初文献，“石屏”渐从宋代“砚屏”形制悄然蜕变，而对于石屏材质往往语焉不详，均没有提到大理石的存在。以下略举几则：

1. 元末明初，苏州王行字止仲，以医术闻名，其《半轩集》卷三《石屏记》：

渤海朱叔重……善画而好事，喜从文人才士游，有小石屏，方不逾尺而温润清古，自言得之石偃山中，而求予为记……其文之见者，兀而举然，漫而偃然，若箭而树，若奔而壅，浓疑其邃，淡疑其远，黝疑其幽……精致而清润，中温而有文，遇识者致之剖琢砉砥，饰而为屏，则若浑沦始判而万象列焉。若月未生魄而山河鉴焉；若敞绡帷而望嵩华焉；若悬方诸而照华月焉。